

西班牙·葡萄牙语文学丛书

爱的圈套

〔西班牙〕安·马·德雷拉 著



AIDEQUANTAO

爱的圈套

〔西班牙〕安·马·德雷拉 著

赵淑奇 刘建敏 译 赵绍天 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ANGEL MARIA DE ERA TRAMPA

AGUILAR—MADRID

1 9 6 4

责任编辑：李宇宏

封面设计：邢运幅

爱的圈套

Ai De Quantao

(西班牙) 安·马·德雷拉 著

赵淑奇 刘建敏 译 赵绍天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9²/₁₆·插页2

字数：180,000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300

ISBN 7-207-00468-0/I·74 定价：2.95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通过一个家庭的婚姻悲剧，尖锐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，私生活的荒淫糜烂，男女青年的堕落放荡以及性变态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。

秀外慧中、俏丽绝伦的埃伦娜与男友华金初恋时过从甚密，发生过性关系，但华金却逃避责任抛弃了她。她嫁给了对她的失身佯表同情和理解的另一男青年阿尔瓦罗，不料对方却是个同性恋者，娶她是别有所图。结婚后阿尔瓦罗终日狂赌滥嫖，通奸幽会，声色犬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面对这样一个不堪救药的赌棍加淫棍，埃伦娜悔恨交加，毅然决然地开枪杀死了这个下流胚，然后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。

作品故事情节紧张生动，扣人心弦，人物性格复杂而又鲜明，读后将带给您无尽的反思。

译 本 前 言

西班牙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，在文学史上曾经有过象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作家和象《堂·吉珂德》这样伟大的作品。但是，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，西班牙文学的发展由于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进入毫无生气、青黄不接的时期。经过10年的沉寂，从50年代开始，以卡米洛·何塞·塞拉（1916～）、米格尔·德利维斯（1921～）为首的一批作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。他们敢于直面社会和人生，大胆运用现实主义与欧洲现代派相结合的艺术技巧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，从而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喜爱，称赞他们是“敢于革新的文学新潮”。本书作者安赫尔·马利亚·德雷拉便是这新浪潮中的一员闯将。

德雷拉出生于1912年。1936年内战爆发时，他坚决站在人民阵线一边，参加了共和国保卫战，与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进行了拼死的决斗。人民阵线失败后，德雷拉被捕入狱，被判处死刑、缓期执行，1947年大赦时获释。他出狱后的境遇极为困难，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，几乎陷入绝境。从1955年开始，德雷拉从事文学创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被遗忘的人们》、《恐怖的号角》、《婚礼》、《酷暑》、《无人继承的田产》、《最后的旗帜》等。前4部小说均已被搬上银

幕并多次获奖。

进步思想和坎坷的经历使得德雷拉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疾苦，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无情地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与黑暗，总是热情讴歌劳动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。这里介绍的《爱的圈套》就是一个明证。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埃伦娜的爱情悲剧，刻画了一个伪善、奸诈的花花公子阿尔瓦罗。此公出身资产阶级贵族家庭，依仗金钱势力，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，狂赌滥嫖，通奸幽会，酷爱男风，声色犬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就是这样一个浪荡逍遥的赌棍加淫棍，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，俨然以正人君子自居，不时地挖苦、嘲弄甚至攻击埃伦娜与另一青年华金的初恋生活。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，他画出西班牙资产阶级贵族的伪善面孔，尖锐地揭露出他们腐朽的阶级本质。女主人公埃伦娜则是一个具有多种复杂性格的典型。她美丽、善良，渴望得到纯真的爱情，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，先是被初恋的情人抛弃，继而嫁给一个十足的坏蛋。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她依然试图用爱心来换取丈夫的爱心；她顽强地要拯救丈夫和家庭，她忍耐，她等待，她真正做到了“打掉牙齿也要吞咽下去”的地步。但是无情的事实迫使她从爱转向恨，她终于发现丈夫是个不堪救药的下流胚，痛定思痛之余，她变得坚强起来，开始仇恨这个毁灭了她青春、爱情、家庭的“魔鬼”，最后毅然决然地开枪杀死了阿尔瓦罗，然后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。埃伦娜的遭遇表明，美好和善良的追求之所以化成仇恨与凶杀，完全是社会制度支持为富不仁者所造成的矛盾转化。她别无选择，只有

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，才能达到复仇的目的。但是，阿尔瓦罗虽然被除掉了，产生这类痼疾的病灶并未根除，这才是掩卷之后令人深思的根本问题。

作者在描写阿尔瓦罗这种人的寄生生活的同时，还以热情的笔墨抒发了对劳动人民之爱，他盛赞工人豪爽、正直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同时也不回避他们身上的缺点和局限性。作者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，颇为广大中下层读者所称道。

《爱的圈套》使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，它突出的特点是：故事情节环环相扣，人物性格复杂而又鲜明。埃伦娜与华金的初恋，后者的背信弃义，阿尔瓦罗的无耻行径及其暴露，埃伦娜的犹豫、徬徨以及随后而来的果敢行动，都是写得十分紧凑而又注意到节奏的舒缓的。对于人物性格的处理，作者不搞单一化和脸谱化。阿尔瓦罗是个品质恶劣的人，但是他的种种恶行却是戴着“温文尔雅”的“高贵”面罩去干的，道貌岸然与心如蛇蝎浑然成一体，使得这个人物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从而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。

《爱的圈套》问世于1963年，25年来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，而且在欧洲其它国家也受到好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已有该书的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意等多种文字的译本问世。这种传播的广度，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书的成功吧。现在中译本又问世了，笔者相信，本书所展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图画和书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，会对我国读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。这也是我们西

班牙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企盼。

赵德明

赵德明

1987年12月于北大燕东园

燕东园

1

双人床上的床罩已经掀去，床头那盏罩着紫罗兰色玻璃罩的灯在枕头上映出一片紫光。宽敞的卧室里其它地方光线却十分昏暗，室内陈设的新式家具线条简单，光洁平滑。床对面壁橱上的大镜子闪闪发亮。

崭新的家具和洁净的织物上飘浮着一股淡淡的香气。室内静悄悄的，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有人正向这里走来。

卧室正对着一条直通屋门的又短又窄的通道。来人没进卧室，却首先打开房间左侧的浴室。一盏亮灯把小小的浴室照得通明。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她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凝视着，精心地最后一次整理着她的夜间装束。

她那光亮的微微拳曲的头发披在细嫩的脖颈上，赤裸的双肩上坠着一件睡衣，睡衣象亚麻薄绸纱一样透明，几乎遮不住她那热乎乎的身体。此时，她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眼睛，神秘地微微一笑，又爱抚似地摸摸脸颊，咬咬丰满的嘴唇，揪揪耳朵，直揪得双耳发红。

她一边整理头发，一边欣慰地凝视着自己那稍稍晒黑的

半月形袒胸。此刻，从她一双栗色的眼睛里射出一种激情的光芒。漫长的等待就要结束了，她却又显出一种忧虑的神情。她转身准备离开，朝放在三脚凳上叠得好好的男睡衣扫了一眼。那是一件蓝色睡衣，她不由自主地顺手用指尖摸了摸。

她穿着丝绒拖鞋，露着涂有指甲油的脚趾，走出了浴室。那轻盈的脚步和带花边的薄纱睡衣使她呈现出一副飘渺的姿态。

来到卧室，她走到放电话机的小桌旁，拿起电话，话筒在她手中颤抖。台灯的光线映出她罩在纱衣里的赤裸的身体。这是一个妙龄女子的身体，富有弹性，微微抖动着。但是她外表却很冷静，仿佛是长在树上的一颗新鲜生硬的青果子。

“可以替我找一下埃斯皮诺萨先生吗？”

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时吃了一惊，一条腿跪在床沿上等待着。她颤抖着，下意识地咬着一个指甲，心不在焉地扫视一下周围。她平静下来了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一只脚尖。短暂的几秒钟过去之后，听筒里响起沙哑的声音。

“你可以上来了，阿尔瓦罗。”她把这话说了两遍，停了一会儿补充道：“我给你半分钟。”

她挂上电话，显出一副踌躇的神情，然而眼睛却被对面大镜子的闪光吸引住了。这时，仿佛有一种欲望从她心底升起，很快遍及全身，她哆嗦了一下，双臂交叉，跑到那富有魔力的镜子前自我欣赏起来。她挥动了几次手臂，然后很快地原地转了一圈，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扫视一遍：遮着窗户

的长窗帘，铺好的床，叠好的衣服，幽暗的灯光……

一阵神经质的不安使她几乎失去了自制。她快步走出卧室，来到了外间门口，怀着期待的心情站在那儿，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着，静静地听着。她听到自己断断续续的喘气声和嘤嘤的心跳声。

不一会儿，听到远处电梯响，接着，她感觉到踩在地毯上的脚步正在走近，于是便飞快地退回去，躲进了卧室。她是那样激动，脚被饰带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。她跳上床躺下，把被单一直盖到眼睛上。刚刚躺好，便听到外间的门响，接着又响起钥匙声。她下巴一使劲把嘴露出被单外，低声说：

“在浴室里给你准备好了衣服。”

她闭上眼睛，又把被单往上拉了拉，等待着。但是除了他进来时发出的响声外，没有回音。只听到浴室门砰地一下关上的声音，三角凳倒在地上的响声和后来水龙头的流水声。

她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使她生气。她不时地从被单上向壁橱的镜子望望，每望一次都要向床的另一边轻轻滑动一下。等待的时间对她绷紧的神经也许是太长了，她一冲动，坐起来关掉了旁边的灯。于是她的脸在枕头上难以辨认了，她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。

一会儿，流水声停了，她低声叫道：

“阿尔瓦罗！”

她听到他在浴室的响动声，但是没有人回答。她又大声叫他，这时，门响了。一只有力的手打开了门。她闭上双眼，

使劲吸了口气。

粗重的喘息声使她睁开眼睛望去，一个高大、魁梧，光着上身的男人出现在她眼前。他倚在卧室的门框上半张着嘴，一副麻木、疲倦的表情。他透过披在前额散乱的头发不安地瞧着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表示。他的沉默和刺人的目光使她感到吃惊、慌乱。她又一次亲热地叫着他的名字：

“阿尔瓦罗！”

此时，他挺直身子，紧张得直发抖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又马上停住了，仿佛什么意外的东西阻止了他，也许是因为她用臂肘支起身子，竭力想笑又笑不出来，却睁大了眼睛望着他，使得他呆立不动。

灯光完全照亮了他，他眨了眨眼，想继续向她走去，却不得不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摸索，因为她已经把唯一亮着的灯关掉了。她听到他愁苦地叫了一声：

“埃伦娜！”

埃伦娜很快从淡淡的睡意中醒来，不过她仍闭着眼睛，畏缩在床边。而他占据了床的其余部分，双臂伸直放在枕头上，脸朝下睡着，还不时发出鼾声和舌头舔着发干的嘴唇的响声。

后来，埃伦娜决定睁开眼看看周围。从窗帘的窄缝里透进一线淡淡的亮光，亮光里飘动着金色的尘雾。然而对面的镜子却还是一片朦胧，门象一块长方形的黑块。那些扶手椅仍然影影绰绰的，只有屋子正中的玻璃灯罩上闪烁着微弱的光亮。她从床上坐起来，看到她的脸在镜子中仍是一片黑

影，而阿尔瓦罗仿佛是棵砍倒的树干。窗外远处低沉的喧闹声在渐渐增强。

她溜下床，光着脚走到阳台门口，起初小心翼翼地，接着便用力拉开门帘，光线涌进来，屋内亮堂堂的。同时，街上的喧闹声也传了进来，阿尔瓦罗却一动也没动。埃伦娜向外眺望，看到阳光下辽阔的大海在棕榈树林荫道的那一边闪烁着粼粼碧波。

她又回到阿尔瓦罗的身旁。他什么也没盖，宽大的身体，强健的肌肉，滚圆的侧身完全裸露在这个年轻女人的眼前。她凝视着他那赤裸的身体，真可以说是长久缓慢地用目光爱抚着他。她弯下腰，伸手要去抚摸他，但快要碰到他时却停住了，然后严肃地蓦地直起腰来，转过身去。

她拿起衣服搭在胳膊上，拎着鞋离开卧室，向浴室走去。浴室里的小镜子映出她的面容，不过不是昨晚那副欢快的样子了，而是苍白，阴郁，流露出一副怅惘的神情。她眼中闪烁的那种炽热的光芒消失了，夜晚的雾霭仍包围着她。

淋浴的冷水刺激了她的血液，唤醒了她身上最后一个沉睡的细胞。她的皮肤发红了，最后的一点儿困倦的阴影从她脸上冲掉了，她的双眼又开始闪烁着青春的光芒。

她急急忙忙穿好衣服，脚步很响地走出浴室，从卧室门口又看了看阿尔瓦罗，然而他仍在酣睡，丝毫没有感觉。她快快不快，厌烦地转过身去，高跟鞋噔噔地敲打着走廊的镶嵌地板，走了出去。

电梯上的年轻服务员在电梯下降时，一直偷偷打量她，但是直到打开电梯门她要离开时，才敢瞅她的眼睛，埃伦娜

却不安地眨了眨眼。她穿过铺着地毯的前厅，看到电话室，迟疑地停了一会儿，不过那些招待员的目光使她径直向餐厅走去。

餐厅里除了招待员没有别人，他们心不在焉地透过窗子的纱幔望着大街，无疑时间尚早。她选了最边上的桌子坐下。

“请给我拿早饭来。”她向走过来的那个头发锃亮的年轻招待员叫道。

他施了一礼问道：

“只要一份吗？”

埃伦娜低着头答道：

“是的，我丈夫过一会儿才下来。”

另外两个招待员转过身来望着她，埃伦娜不安起来，她整了整裙子上的皱痕，用手摸了摸前额和鬓角，转了转珍珠项链，看了看小手表。她不知道该做什么，猛地抬起头，向那几个男人投去了轻蔑、嗔怒的炯炯目光。他们惊慌地躲避开，一个招待员向窗外望去，另一个向厨房走去。

她慢慢地吃着，消遣地用指甲在又白又结实的台布上描画着阿拉伯式装饰图案，时而看看表，时而用指尖弹掉面包屑。她甚至默默地数数餐厅的桌子，又默默地数数椅子。她很清楚，自己根本没有食欲，只是想消磨时光而已。明媚、洁净的阳光静静地笼罩着一切，给人以舒适之感。明朗的色彩，柔和的气氛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。

她推开餐具，叹了一口气，细心地叠好餐巾，凝视了一会儿从玻璃窗射进的日光，接着又看了看手表，便从桌旁站

起来。招待过她的侍者从远处冲她点了一下头，另一个略略侧过头微微笑着看她离去。

埃伦娜不去看那些头发锃亮、面带微笑的招待员。她走进电话间，关上了门。

电话铃声使阿尔瓦罗翻了个身，铃声继续不断，阿尔瓦罗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，似乎在驱赶什么讨厌的东西。然而电话铃象机枪一样刺耳地响个不停，受惊的阿尔瓦罗终于睁开了眼睛。他坐起身来，拿起了听筒。他仍然昏昏沉沉、肌肉麻木，睡意朦胧的眼睛仍带有浓重的困意。

他听到埃伦娜的声音，把黑色电话机向面前移了移。先是吃惊地张大嘴，而后看看姑娘晚上躺过的，而现在却空了的地方。他微微抖动了一下。

“是你？你在哪儿？什么？”他喃喃地说。

对方说话的嗡嗡声在话筒里激昂起来，阿尔瓦罗这时清醒了一些说：

“我下去，马上就下去……”

他用闲着的那只手抚摸着胸脯，听她在电话里讲着：

“这些招待真没皮没脸，无礼地盯着我……”

阿尔瓦罗暗哑地笑着说道：

“啊！他们很殷勤，是为那些寻找阳光和奇事的外国女游客服务的……”

“你喜欢这些，可我在这旅馆一小时也忍耐不下去了。”

阿尔瓦罗又茫然地听了几秒钟，然后放下电话，用脚往床头蹬了蹬被单，在对面的镜子中照照，看到自己那蓬乱的头发，不由自主地用手拢了拢。他打了一个呵欠，又以肌肉

发达的人所特有的惬意伸了个懒腰，最后，双腿很快一转，站到了地板上。

他走过镜子时，站住端详起自己来。他瞧瞧牙齿和眼睛，用手背摸了摸下巴，又看看凸起的胸脯和胳膊上绷得紧紧的肌肉，最后又侧过身看了看。

然后他搔着头走向阳台，把门完全敞开，迎面进来的气流使他做了个深呼吸，一阵舒适的感觉沁透全身。他又开双腿，开始活动腰部，同时有节奏地低声数着：

“一，二；一，二；……”

2

前面弯曲的道路堵塞了，阿尔瓦罗不得不往回倒车，这时埃伦娜睁开眼睛看了看他。阿尔瓦罗有力的双手握着方向盘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公路，额头上沁出了汗珠。

他们沿着海边行驶着，每当从耸立在水边的峭壁脚下绕过时，大海便看不到了。傍晚西沉的落日宛如一个大橘子。

一些外国人——尽管是一月份，男男女女却穿着夏季的短裤——正在一片柠檬树林里搭帐篷。一辆轿车鸣着喇叭超

过了他们向前开去。这时，阿尔瓦罗的目光仿佛是射出的火焰，他咬着牙，使劲地加大油门。埃伦娜颤栗着说：

“让他们超过去吧，我们又没有急事，再说，开这么快我害怕。”

阿尔瓦罗没说什么，不过按照埃伦娜的要求，汽车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。

“我也喜欢在野营的帐篷里过一夜，”过了一会儿，埃伦娜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说真的，在帐篷里过夜是很不舒服的。”他把脸向她凑了凑答道。

“我知道，不过我喜欢。”

“要是你在马德里时对我说了，我们就可能把帐篷带来了。”

“那时我没有想起来，下次我们再旅行时带上好吗？”

阿尔瓦罗皱起了眉头。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，他不得不向右让了让，即使这样，这个大家伙经过时扇起的一股风还是向他们袭来。

“这些卡车司机简直不是人。”阿尔瓦罗生气地咕哝道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好在你的车开得很好。”

埃伦娜微笑着去看他的眼睛，可是阿尔瓦罗没有转向她，对她的话没有任何微小的赞同表示。

“你的车开得太妙了！”埃伦娜重复道，接着又说，“真看不出你还是一位地道的竞技者呢。”

阿尔瓦罗没吭声，于是埃伦娜闭上了眼睛，又是一阵长